

吕宗力 著

# 汉代的谎言



# 汉代的谣言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的谣言 / 吕宗力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 - 7 - 308 - 09129 - 9

I. ①汉… II. ①吕… III. ①谣言 - 研究 -  
中国 - 汉代 IV. ①D691.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3948 号

---

**汉代的谣言**

吕宗力 著

---

**责任编辑** 赵琼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98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9129 - 9

**定 价** 39.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吕宗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1982）、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系哲学博士（1995）。专攻秦汉与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制度史、文化史、社会史，以及民间信仰和古典文献。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战国秦汉研究室副主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人文学部助理主任，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弗吉尼亚大学联合学院执行院长。主要著作包括《中国民间诸神》（合著）、《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主编）、《日知录集释》（合编）、《陔余丛考》（合编）、《困学纪闻》（合编）、*Power of the Words: Chen Prophecy in Chinese Politics, AD 265–518*, 等等。

# 目 录

绪言 1

## 第一章 流言与讹言 7

### 第一节 流言 7

- 一、“管蔡流言” 10
- 二、众人流传之言 14
- 三、“流言惑众” 19

### 第二节 讹言 20

- 一、诈伪，讹误，变化，流动之言 20
- 二、怪诞，妖异之言 22
- 三、灾异，社会危机与讹言 23

### 第三节 汉代官方对流言、讹言的态度及其理论背景 33

## 第二章 妖言 36

### 第一节 “妖”字在先秦秦汉文献中的语义 36

### 第二节 “妖言”在秦汉历史论述中的语义 41

### 第三节 秦汉史中的妖言案例 45

- 一、秦诸生“为妖言以乱黔首”案 45
- 二、淮南王刘安“荧惑百姓，妄作妖言”案 48
- 三、张寿王“诵不详之辞，作妖言欲乱制度”案 50
- 四、眭弘、夏侯胜等的谶言式妖言案 51
- 五、杨恽“作为妖言”案 55
- 六、甘忠可“汉当更受命”案 58

七、楚王英造作图谶妖恶大教案	60
八、以妖言惑众的“妖巫”“妖贼”	60
第四节 汉朝当局对“妖言”的因应之道	64
一、西汉的严刑峻法	64
二、东汉层出不穷的“妖恶禁锢”案与当局的四次特赦令	67
第五节 两汉思想界解构“妖言”污名的论述策略	74
一、颠覆论述策略	74
二、历史叙事中的论述策略	76
三、神秘主义论述策略	77

### 第三章 谣言 80

第一节 歌谣是汉代社会与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82
第二节 民间歌谣在汉代政治思想论述中的独特定位	87
第三节 民间歌谣作为舆论在政治实践中的影响与功用	92
一、倾听歌谣，顺应民意	93
二、善用歌谣，操控民意	97
三、歌谣的政治影响力与局限性	100
第四节 民间舆论与两汉的舆论监督	105
一、汉代中央对地方行政的监督机制	105
二、西汉丞相“问疾苦”，刺史采“讒言”， 特使“观风俗”	109
三、东汉的“举谣言”	111

### 第四章 讽言和谶谣 120

第一节 讽言 120	
一、什么是讒言？	120
二、讒言的载体	123
三、讒言的来源	130
四、皇朝更替，天命转移与讒言论述	137

五、谶言信仰与汉代社会心态	144
第二节 谶谣	152
一、元成时期谶谣	153
二、两汉之际谶谣	155
三、桓灵时期谶谣	156
四、灵献时期谶谣	159
五、谶谣的来源	163
六、谶谣信仰论述	165
第三节 谶言、谶谣也是谣言	170
<b>第五章 政治神话与民间传说</b>	<b>174</b>
第一节 政治神话	174
一、开国之君神话	174
二、继体之君神话	176
三、刘邦开国神话	179
第二节 民间传说	191
一、神君传奇	192
二、“俗说”与“俗言”	195
第三节 神话、传说与谣言	198
<b>第六章 观察与思考</b>	<b>200</b>
第一节 谣言的史料和历史价值	200
第二节 谣言的起源——浮浪不根，不断流动	206
第三节 谣言因何而生，因何而盛？	207
第四节 谣言的表现形式、传播和建构	208
一、谣言的表现形式	208
二、谣言的传播和建构	209
第五节 谣言惑众——在传播中凝聚共识	212
第六节 谣言与舆论	215

一、谣言是社会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	215
二、从民间歌谣看谣言对公众的影响力及其局限性	217
三、从民间歌谣看舆论引导	219
四、谣言与舆论监督	220
第七节 信谣、传谣心态试析	222
一、“天惑其意，不能自止”？	222
二、“谣言止于真相”？	224
三、“谣言止于智者”？	227
四、谣言凭什么成谶？	230
第八节 如何消解谣言的负面影响——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232
附录一 纬书与西汉今文经学	236
附录二 东汉碑刻与谶纬神学	253
附录三 感生神话与汉代皇权正当性的论证	289
参考文献	307
索引	318
后记	324

## 绪 言

什么是谣言？

现代汉语中，谣言往往被定义为“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sup>①</sup>，“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sup>②</sup>，“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言”<sup>③</sup>。讨论大众心理学的普及读物，或将其定义为主动造假、凭空捏造而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流传的言论。<sup>④</sup>社会心理学著作称之为“错误不实的消息”<sup>⑤</sup>，“在社会大众中相互传播的关于人或事的不确切信息”<sup>⑥</sup>。有的历史学者在其研究近代史上谣言的著作中定义谣言为“彻头彻尾的假言，凭空捏造，毫无依据”，“构成因素中没有一点真实性的条件”<sup>⑦</sup>。

以上通俗或学术的定义，各有其特定语境和学术、社会背景。欧美经典谣言心理学著作认为，谣言是指在缺乏可靠证据的情形下，人们基于自己的信念所作的特定或时事性陈述，一般经过口耳相传，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在传播过程中，任何谣言都可能包含着某些真实的信息。<sup>⑧</sup>

① 《辞海》(1999)，1册，页1094。

② 《现代汉语词典》(2005)，页1583。

③ 《汉语大词典》，(1993)，11册，页382。

④ 张铁民 (1997)，页6、30。

⑤ 刘安彦 (1993)，页133。

⑥ 周晓虹 (1997)，页427。

⑦ 苏萍 (2001)，页5。

⑧ Allport and Postman (1965), *The Psychology of Rumor*, preface ix. 该书原版由 Henry Holt and Company 于1947年出版，1965年由纽约的 Russell & Russell, INC. 重版。中译本作奥尔波特等著，刘水平、梁元元、黄鹏译，《谣言心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谣言是如何发生，如何成形的呢？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和波斯特曼（Leo Postman）认为，谣言的发生有两个基本条件：对于传谣者和听谣者来说，流传中的谣言必须包含“重要”的议题；而谣言中所包含的真实信息必被隐藏并经过“模糊”处理。<sup>①</sup>谣言其实也遵从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普遍规则：人们在对环境的感知与演绎中，难免涉及主观情感的扭曲，扭曲的程度，则取决于“重要”和“模糊”的叠加效果。<sup>②</sup>他们由此归纳出一个谣言发生条件的著名公式： $R$  (Rumor, 谣言) =  $i$  (importance, 重要性)  $\times$   $a$  (ambiguity, 模糊性)。所谓“模糊性”，是指谣言发生时所处情境/语境所具有的不明确性。所带出的信息、议题越重要，所处语境的不明确性越高，谣言的影响力就越大。

这个公式在揭示谣言发生的前提条件方面，有一定说服力，有助于理解谣言的发生机制，但却忽略了在谣言形成、传播、演变过程中人际沟通网络的重要性，以及不同群体、个人的反应和互动，有意无意间将牵涉谣言发生和流传的群体、个人视为“无意识地做出反应的主体”。<sup>③</sup>

欧美社会学家们在研究谣言时，针对谣言传播过程中的人际网络、群体互动，作了深入的探讨。希布塔尼（Tamotsu Shibutani）发现，在谣言研究中，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有所不同：历史学家和法理学家关注证言可靠性的问题，心理学家更关注感知与记忆的准确度，精神病学家对沟通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被压抑之冲动有特别兴趣，社会学家则着重研究谣言形成过程中如何凝聚成集体解决问题的方案、公众舆论，以及面对灾难的群体回应。<sup>④</sup>他称谣言为“即兴创作的新闻”，认为谣言是一种集体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一种在人群、社会中反复出现的沟通形式。人们通过这种沟通形式，尝试在不明确不稳定的社会处境中，共享其智力资源，建构出

<sup>①</sup> Allport and Postman (1965), p.33.

<sup>②</sup> Allport and Postman (1965), p.44.

<sup>③</sup> 诺伊鲍尔（2004），页221。即 Hans-Joachim Neubauer, *The Rumour: A Cultural History* (Trans. into English by Christian Braun,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9)，书名原意为“谣言文化史”。中译本作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著，顾牧译，《谣言女神》，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sup>④</sup> Shibutani (1966), p.3.

对他们而言有意义的关于处境的诠释。<sup>①</sup>

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不明朗”因素在谣言形成中是一个常见的原动力，却并非必要条件，其他环境因素，例如社区的矛盾冲突，就可能对谣言的发生和形成更为重要。<sup>②</sup>谣言有别于与其他言论资讯例如新闻报道、记事、声明等之处，主要在于其“未经（权威来源）证实”。这些“未经证实”的信息很可能在事后被证明是真实的，当然也可能是虚构的。<sup>③</sup>“谣言并非事实，只是传闻或闲言碎语。有些谣言最终可能被证实是正确的，但当其仍被视为‘谣言’时，它们是未经证实的信息。”<sup>④</sup>

一则谣言出现以后，能否获得广泛传播、广泛接受，其涵盖的议题、提出的看法和诉求是关键。希布塔尼认为，谣言传播和形成过程中的人际互动和群体散布，应该是一个充满意识的“扭曲”、沟通、集体讨论、构建和再构建的动态过程，最后达致共识。因此，“虚假谬误”并非谣言必然具备的特性。一则谣言可能在初起时传达着虚假信息，但在构建、再构建期间逐渐发展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sup>⑤</sup>

参考上述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谣言的论述，笔者在本书中将谣言定义为一种未经证实但未必虚妄谬误、主要经口头传播（当然也可以文字为载体）的言论信息，经人际沟通、集体参与和广泛传播而构建成形。至于谣言的最初版本是否属无中生有，或谣言原创者（如果有的话）的动机是否故意捏造，并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因为一则言论，如果不能进入传播渠道，并在人际互动中赢得一定的受众和关注，它就不属于本书要探讨的谣言。而一旦它进入传播渠道并产生相当的社会影响，并在群体互动中建构出能够凝聚一定共识的版本，那它代表的已是群体的意愿和诉求，与原创者的主观动机不再相干。本书所要讨论的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任何

① Shibutani (1966), p.17.

② Knopf (1975), pp.90—91.

③ Knopf (1975), p.2.

④ Rosnow and Fine (1976), p.10.

⑤ Shibutani (1966), pp.14—24, 70—97, 140—181.

历史时期、任何国家地区、任何社会文化形态中，可以说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虽然其具体内容会因不同时空的语境而异，其行为方式却是不断重复的。”<sup>①</sup>正因为谣言是一种普遍存在、影响广泛的文化现象，在现代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市场学中，谣言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sup>②</sup>

谣言与历史也大有干系。其实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对种种谣言或谣言类言论作出反应，与之互动。<sup>③</sup>在古希腊的雅典，谣言被视为宙斯的神谕，当时的人们曾为传播谣言的女神设立神坛。<sup>④</sup>在古罗马帝国，谣言女神的名字叫法玛，在拉丁语中意为名誉、公众看法、流言飞语、谣言。帝国首都罗马，曾是“一个充斥着流言、听传与谣言的城市”<sup>⑤</sup>。欧洲的中世纪至近现代历史叙事中，谣言仍然满天飞。欧美历史学家对此已作出一些研究，如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新闻与谣言<sup>⑥</sup>，16世纪大发现时代的旅行、谣言与流行于巴尔干、东欧、小亚细亚、中东、北非、印度等地区的东方基督教徒<sup>⑦</sup>，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谣言与政治<sup>⑧</sup>，《锡安长老议定书》：一个反犹太主义的谣言案例<sup>⑨</sup>，谣言与18世纪中叶北美殖民地纽约的“黑人大阴谋”冤案<sup>⑩</sup>，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谣言也是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许多脍炙人口、传诵千古的传奇、神话故事，其原型都来自“谣言”；在军事、政治斗争中兵不厌诈地使用的大量“诈骗”之言，亦可说是“谣言”；

<sup>①</sup> Shibusaki (1966), p.17.

<sup>②</sup> 如周晓虹（1997）在其《现代社会心理学》中论述“由信息传播影响的集群行为”时，专门讨论了流言与谣言的性质、传播过程及制止的方法。（页427—434）

<sup>③</sup> Allport and Postman (1965), p.159.

<sup>④</sup> 诺伊鲍尔（2004），页12—13。

<sup>⑤</sup> 诺伊鲍尔（2004），页43、51。

<sup>⑥</sup> Matthews (1959), *News and Rumor in Renaissance Europe: the Fugger Newsletters*.

<sup>⑦</sup> Rogers (1962), *The Quest for Eastern Christians: Travels and Rumor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sup>⑧</sup> Farge and Revel (1991), *The Vanishing Children of Paris: Rumor and Politics befo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sup>⑨</sup> Bronner (2000), *A Rumor About the Jews: Reflections on Antisemitism and the 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ders of Zion*.

<sup>⑩</sup> Davis (1985), *A Rumor of Revolt: the "Great Negro Plot" in Colonial New York*.

朝廷种种言不由衷的宣言，御史的风闻言事，种种政治神话、民间传说，即使被载入正史，仍然可能是“谣言”。

现代中国谣言研究的先驱陈雪屏先生<sup>①</sup>，在1939年已指出：“谣言与其他一切语言文字的报告或陈述，如新闻、传说、历史等，在实质上是可以相通的。”如果以“真实”作为区分不同形式言论信息的标准，则“不可靠”、“不真实”并非谣言独有的特性。报纸和广播所传播的新闻，是现代人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的智识来源，应该在性质上与谣言大不相同，但在国际形势复杂、新闻受到管制、社会上迷信与欺诈流行的时代，新闻却不可尽信。众所周知、深入人心的民间传说甚至历史传说，其实往往是经过时代淘洗而得以长久留存的谣言；最可宝贵最可信赖的史料，以及依据史料撰述而成的史学论述，其中难免掺杂着无数不可靠的成分，而时过境迁，客观的标准早已不存在。本应是最真确的档案文件，往往由于某些“不便宣布”的理由，若干部分竟被篡改或删除，被删除的部分有的比保存下来的也许更重要，《东华录》的编纂方法就是一个好例子。各种有意无意的主观成见，都足以减少历史的可靠性。如果以“无根之言”、“传闻之未实者”来界定谣言，则这样的言论“在新闻、供词、传说、宣称与历史中无不存在”。<sup>②</sup>

笔者引用以上论述，当然并非要将谣言与出自严肃、权威渠道的言论信息等量齐观，而是要说明在历史研究上，各种形式的语言文字信息都有其特定价值与局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孔飞力(Philip A. Kuhn)《叫魂》<sup>③</sup>，柯文(Paul A. Cohen)《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

<sup>①</sup> 陈雪屏(1901—1999)，江苏宜兴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修心理学，随即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研究所进修，获硕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初回国，先后任教于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著有《谣言的心理》(1939)等。1948年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代部长。1953年开始担任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其女陈淑平之夫婿即历史学家余英时。

<sup>②</sup> 陈雪屏(1939)，页4—9、13。

<sup>③</sup> Kuhn (1990),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中译本作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和神话的义和团》第五章<sup>①</sup>，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等著作，以谣言为切入点，别出蹊径，研究清史和近代史，都可谓独具慧眼的力作。

清、近代的史料浩如烟海，为研究历史上的谣言提供了较大的便利。中国古代的传世和出土文献虽然数量有限，但也记载了一些谣言、谣言类言论。官方认可的政治神话、民间流传的传奇“俗说”，有些已著录文本。这些言论通常被视为虚妄、谬误、无稽、迷信，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怪诞不经的邪说，易为有心人利用来误导、愚民，颇类现代汉语所说的“谣言”。这些谣言或谣言类言论，或散见于史籍纪、传，或与朝野间流行的诗谶、民谣、童谣一起，由传统历史编纂者编入《五行志》诗妖类，成为诠释历史时的小小注脚。我们今天如果要研究古代历史上的谣言，历代的《五行志》可以说是一个“宝库”。<sup>②</sup>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尚缺乏对这些谣言或谣言类言论的系统整理和严肃讨论，当然也就难以认真回答如下问题：在中国古代，什么样的言论被标签为谣言？谣言因何而发生？有哪些表现形式？如何传播？如何建构？所传递的信息属何性质，有何特点？谣言所承载的信息与真相、虚假、讹误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传谣者和受众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谣言？人们为何信谣和传谣？谣言有什么样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力、功能及局限？统治当局如何面对与回应谣言？智识界如何面对与回应谣言？

由于种种局限（包括史料和功力、见地），本书恐怕难以逐一回答上述一系列问题，完整地重构约两千年前谣言发生、传播时的社会文化情境。但对有关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流言、讹言、妖言、谶言、谣言、政治神话、民间传说及其相关语境进行认真考察和研究，可能有助于我们提示官式文本、主流思维之外的另类真相或史观，解读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心理氛围，描绘出更多维、多层次、多彩的历史图像，对此类信息的“历史真实性”及其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作出更完整的解读。这正是笔者在这本小书中想作的尝试。

<sup>①</sup> Cohen (1997),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中译本作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sup>②</sup> 陈雪屏 (1939)，页 8。

# 第一章 流言与讹言

## 第一节 流 言

现代汉语语文工具书，一般定义流言为“散布没有根据的话”，“谣言”<sup>①</sup>；“没有根据的话（多指背后议论、诬蔑或挑拨的话）”<sup>②</sup>。陈雪屏先生认为，“谣言或被称为流言或被称为讹言”，亦即流言等于谣言。<sup>③</sup>社会心理学者或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认为流言与谣言都是“不确切的信息”，但也有些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常常是无意讹传的消息，后者则是有意捏造的”<sup>④</sup>。也有大众心理学者归纳为：“流言，事出有因；谣言，凭空捏造。”<sup>⑤</sup>笔者在绪言中已说明，本书讨论的谣言，无论发生在古代还是现代，都不等于没有根据、虚假、捏造的言论信息。那么，流言与谣言是什么关系呢？汉代的流言是什么样的一种言论呢？

我们先来看看流言在先秦典籍中的用法以及汉代以降经学名家对它的诠释。

“流言”一词见于《书·周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

---

① 《辞海》(1999)，2册，页2545。

② 《现代汉语词典》(2005)，页876。

③ 陈雪屏 (1939)，页4。

④ 周晓虹 (1997)，页427。

⑤ 张铁民 (1997)，页30。

乃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孺子。”<sup>①</sup>此《今文尚书》文，属上古历史文献汇编，一般认为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46—公元前210年在位）诏令焚书后，已有残缺。至西汉初，由秦博士伏胜（约公元前260—公元前161）口传，以隶书抄录写而成。这则故事在汉代家喻户晓，《史记》的《周本纪》和《管蔡世家》都有记述。

此处的“流言”，指公开散布、传播言论，“流”用作动词。从《金縢》的上下文来看，该文献编撰者对管叔及其群弟的传播行为和所传播的言论持批评态度。但就字面而言，“流言”所表达的只是言论的公开散布及传播之过程。所以郑玄（127—200）在《尚书笺》中虽然强化这则信息中的道德批判分量，斥管、蔡所言“公将不利于孺子”是“诬周公，惑成王”，但释“流言”为“放言”，并不含褒贬的意味。孔颖达（574—648）疏：“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闻之，若水流然。流即放也。”<sup>②</sup>与郑玄的诠释一致。

就我们所见先秦文献而言，“流言”有时确与虚假、没有根据的言论有联系。如《诗·大雅·荡》：“强御多怼，流言以对，寇攘式内。”郑玄笺：“女执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强御众怼为恶者，皆流言谤毁贤者。王若问之，又以对寇盗攘窃为奸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于内。”<sup>③</sup>明确地以“流言”为“谤毁贤者”的恶劣言论。

朱熹（1130—1200）《诗集传》对“流言”的解释是：“浮浪不根之言也。”“言汝当用善类，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应对，则是为寇盗攘窃而反居内矣。是以致怨谤之无极也。”<sup>④</sup>也指“流言”出自“暴虐多怨之人”之口。

《战国策·赵策二》：赵肃侯（赵语，公元前349—公元前326年在位）十六年（公元前334），燕文侯（公元前361—公元前333年在位）资助苏秦（?—公元前284）车马金帛，令其游说赵国合纵抗秦。苏秦在游说中，希望肃侯能排除谗言流言的影响，当机立断：“臣闻

<sup>①</sup>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13，页197。

<sup>②</sup>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13，页197。

<sup>③</sup>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18，页553。

<sup>④</sup> 《诗集传》卷18，页203。

明王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sup>①</sup>显然也视流言为不良言论。

顾炎武（1613—1682）释《大雅·荡》“流言以对”句，谓：

强御多怼，即上章所云强御之臣也，其心多所憝疾，而独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闻外事，则假流言以中伤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间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旧将，而有百升明月之谣，以裴度之元勋，而有坦腹小儿之诵。所谓流言以对者也。如此则寇贼生乎内，而怨诅兴乎下矣。郗宛之难，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所谓“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谗言之起，由君数问小事于小人也。”可不慎哉！<sup>②</sup>

黄汝成（1799—1837）案语曰：“明封疆勋旧多伤于谗，而卒以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皆由中朝奸邪之徒流言以对也。”顾、黄在这里都将流言等同奸邪之徒恶意中伤的谗言。顾炎武所引的“百升明月之谣”、“坦腹小儿之诵”，是北魏、唐代政治斗争中的著名谣言。现代汉语中流言常被定义为“散布没有根据的话”，“背后议论、诬蔑、挑拨的话”，就是受到上述传统诠释的影响。

但没有根据、难以确认的言论，未必等同诬蔑、诽谤。

《荀子·致士》：

凡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憩，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而当，然后（士） [出] 其刑赏而还与之，如是则奸言、奸说、奸事、奸谋、奸誉、奸憩莫之试也，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忠誉、忠憩莫不明通，方起以尚尽矣。<sup>③</sup>（王先谦注：“流者，无根源之谓。

① 《战国策集注汇考》中册卷19，页941、942。

② 《日知录集释》卷3，页163。

③ 《荀子集解》卷9，页259。